

水牛大學叢書

21④

詩經通釋（上冊）

李辰冬著

水牛出版社

SHIH CHING:
A COMPREHENSIVE COMMENTARY

Vol. I

BY LEE CHEN-TONG

COPYRIGHT © 1971

BUFFALO BOOK CO., LTD.

TAIWAN

R. O. C.

詩 經 通 樞 (上冊)

水牛大學叢書 21④

著 者	李	辰	冬
發 行 人	彭	誠	晃
出 版 者	水 牛	出 版	社
發 行 所	水 牛	出 版	社
地 址	臺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		
電 話	郵政劃撥賬戶第13932號		
每册特價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3巷51號		

再 版

自序

詩經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都是他的自傳；透過他的自傳，使我們知道宣王三年（前八二五年）到幽王七年（前七七五年）這五十年間的史事。這是駭人聽聞的發現，也是使人不敢相信的發現，然確是如此，這部詩經通釋就在一字一句作證明。甲骨文、鐘鼎文、固然是最古老、最可靠的史料；但三百篇才真正是更翔實、更有用、更有系統、更生動的史料。不，不僅是史料，簡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國古代史。

這種發現，絕不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得來。我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敢假設三百篇是一個人所寫。我是先從三百篇裡尋求出許多原理法則，然後再依據這些原理法則來一字一句解釋三百篇，最後才發現這個事實。世人之所以不敢相信我，由於受詩譜、毛序、毛傳、鄭箋、朱集傳的束縛太深，因而也就不肯面對三百篇的本身來研究。實際上，所謂「詩譜」就是「樂譜」，也就是六

經中的樂經。樂章是斷章取義的「歌詩以合意」，並不是詩的本來面目。可是一受詩譜的束縛，大家都限定在各國國風或二雅三頌裡尋找詩義，無怪乎要驢頭不對馬嘴，愈找愈糊塗，愈糊塗愈找，開始是「詩無達詁」，到後來也就迷了途徑。如能打破詩譜的束縛，從三百篇的本身找出一些原理法則，面對三百篇本身來追尋一字一句的意義，不僅知道了它的意義，並發現了篇與篇之間的關係，自然也就連結起來而爲一個人的作品了。

清儒已經發明了許許多研究三百篇的方法，可是他們對這些方法有時用，有時不用；有利時用，無利時就不用，因而得不出全盤的結果。現代學者，偶爾也用清儒的方法來治三百篇，然是一鱗半爪，雞零狗碎地來使用，沒有把清儒所發明的方法綜合起來運用，所以也得不出全盤的結果。再者，西洋治文學的方法，近達四十八種之多（實際上還不止此），內中與清儒所發明的固有相同，但大多數則爲我國所沒有，而近代學者真能運用西洋方法來研究文學者則甚少。學術進步由於方法的進步，有新方法就有新見解，無新方法就只有人云亦云。連胡適之先生這麼博聞多識的學術界泰斗，十數年前聽到我說西洋有三十七種方法來研究文學（那時我只知道有三十七種），他還大吃一驚！現代學者既不能將清儒所發明的方法綜合運用，又不能接受西洋的治學方法，只有抱殘守缺在古人的解說裡打轉。有時發現一點真實，但大多數都是將工夫白費。全面的知才是真知，知道了全面然後才能知道細微，可是把完整的三百篇大解八塊，分爲十五國風、大小

雅、三頌，恨定在這個範圍裡來鑽研，真所謂瞎子摸象，愈摸愈不知象的全面目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正好拿來形容兩千年來詩經研究的現象。

如能打破詩譜的束縛而又能~~在~~在詩經本身發現許多原理法則，那末，一個新世界，一個新境界就顯現在我們眼前。這時，竹書紀年所記載的從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的事跡就成了三百篇的時代綱領，因而也就在三百篇裡發現一些綱領詩，這些詩都有確切的年月可考而把三百篇的先後次第連貫起來。其次，還可發現一些鑰匙詩，這些詩在表面上並無年月，然將其表現的事跡與綱領詩作一對照，就發現了它的寫作年月而與綱領詩配合起來。一與綱領詩配合，不僅了解了它本身的意义，又能打開其他詩篇之門，所以稱之爲鑰匙詩。三百篇就由這兩種綱領詩與鑰匙詩交互配合而組織成一個完整的史跡。換言之，也就是從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的斷代史。到這時，詩經裡的歷史事實，在金文、石鼓文、尚書、左傳、史記、漢書、三國志，凡涉及到古代史的典籍裡都可找出證據，證明三百篇的一字一句沒有不是寫實。甚至如吉日篇的「吉日庚午」的「庚午」，「吉日維戌」的戊日，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月辛卯」的「辛卯」，「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的日蝕月蝕，都可算出是那一天來。

三百篇，就像是一件打碎了的周鼎，在地下埋藏幾千年，長滿了銅鏽，蓋滿了泥土，這個人說它是這個，那個人說它是那個，誰也不確知它到底是什麼；現在細心把泥土洗掉，銅鏽刮

掉，漸漸地露出它原來面目。先把幾個大的破片支撐成一個輪廓，然後再依碴口、花紋、形狀、厚薄，將細片一一湊合起來，居然成了一件完整的物件。這是一種多末令人興奮、多末令人高興的工作！這樣，整整化了我二十年時間。我從民國三十八年就開始摸索，直到五十八年才完成。再加上兩年的修正，現在竟有出版機會，高興的程度絕非筆墨可以形容！

然而這是一件反傳統，甚至可以說是革命的工作，於是衛道之士就出來反對了。除過譏諷、謾罵、批評外，還公開以村佬佬信口開河、李辰冬可以休矣作題目來嘲笑。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補助我研究詩經已竟兩年了，自從我發現三百篇是尹吉甫一個人的作品後，反而停止了補助，認為補助我這樣的研究是科學會的恥辱！二十年來，我就是在這種徬徨、苦悶、不安、冷漠、譏諷、笑罵、孤獨、沉悶、矛盾、衝突中過活。在這段黑暗中尋求光明的期間，並不是沒有了解我、鼓勵我的人；也就因為他們給我勇氣，給我信心，才使我完成這件工作。謹將他們的鼓勵記述於下，永誌不忘。

最先要感激的是梁實秋先生。當我怎樣發現尹吉甫是詩經作者發表時，沒有人不表示懷疑，獨獨梁先生對我說：「辰冬，你的路子走對了，西洋有這種方法，我跟着你走」。梁先生是研究莎士比亞的，研究莎士比亞的方法就有三十多種，他深深了解這些方法，也深深知道這些成就，所以他敢肯定地來鼓勵我。從此以後，我每有詩經的撰述都請他指教。我有勇氣來完成這部著

述，他的鼓勵最大。

其次要感激的是趙友培先生。趙先生看到我的我怎樣發現尹吉甫是詩經作者後，有一天在和平東路遇到，很遠他就對我搖手說：「不可能，不可能」。我問他：「你看過我的文章沒有？」「沒有」。「請你看過以後再指教好麼？」下次碰到他，我問：「你看了拙文沒有？」「看過了，有點可能。不過我是反對黨」。有人反對就好，於是我將每篇有關詩經的撰述都寄給他，他每次都提出許多極重要的問題而使我日夜思考，這位反對黨給我的協助實在大。他繼續看我的論文，繼續提出疑難，最後他說：「我是支持你的反對黨」，反對黨成了極支持我研究的人。人生的旅途上，難得有這樣的知己！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毫無成見，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而成了我的畏友。此書臨出版前他還誠懇告誡：「不要有矛盾，自己立的原則，自己要死守，不可予人以可乘之機」。這種純摯的友誼，實在使我感動得流淚。此書的最後一校，他原想再看一遍的，因忙不克如願；但他如何重視這部書，可以想見了。

第三位是徐高阮先生。徐先生對我發表的有關詩經文章都看過，他時常同王德昭先生談論我的問題。及至他看到我在文壇月刊發表的釋詩六月，他給該刊發行人穆中南先生寫信說：「李先生這種研究，是史學上的偉大成就，不是淺學之流可以了解的！」這時我還不認識徐先生，藉此與他通信，感謝他對我的鼓勵。此書殺青後，我從新加坡將全稿寄給他，他除在信中鼓勵外，

還在學藝培植重於獎勵（陽明雜誌第三十二期）中以我爲例，象徵自由思想之可貴。現在詩經通釋問世，而他去世了，不能共享這書出版的愉快，思之悽然！能多有幾位像徐先生這樣提倡新風氣的人，我相信臺灣的學術風氣不會這麼沉悶！

第四位是虞君質先生。虞先生是我最敬畏的朋友，我每篇文章寫成後，不先請他指正，幾乎不敢發表。有關詩經論文，當然也先請他過目。他很知道我的研究精神，所以他在藝苑精華錄中（三七二）說：「李先生對於詩經研究，十多年來是無日不讀詩，無日不談詩，而且無日不窮搜博覽有關這方面的典籍文獻，常常弄到深夜二三點鐘才去休息，但在早上六七點鐘他又起床作詩經研究了。……這是。一種。極。專門。的。中國。學問。絕。非。靠。常。識。作。直。覺。性的。判。斷。所。可。解。決」。真是知已之言！

第五位是巴壘天先生。巴先生接任新加坡義安學院中文系主任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希望我去教書。他看到我所發表的詩經論文，就決定讓我教詩經，使我感到榮幸而且高興！巴先生通今博古，智慧超群，今竟贊同我的研究方法而讓我教這門功課，這是何等的鼓勵！到新加坡後，我們住在一起，請教方便，每寫一章，就先請他過目，他提出許多疑問，我一一爲之解答。老實講，假如不是去新加坡六年，這部詩經研究恐怕要胎死腹中，永遠沒有完成的一天！因爲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不再補助我以後，僅憑那每月只够十天生活的師範大學薪水，絕對養不活四口之家，將

自己零賣是勢所必然。到了新加坡，生活既無問題，我可全心全意地從事研究，所以在六年内完成了我十數年來想完成而無法完成的心願。我在詩通經釋的末尾所以特別註明完成於新加坡的就是爲此。親友們都以爲我從新加坡帶回多少錢來，實際上，並未帶錢而是帶回一百萬字，這比帶回一百萬元要欣慰得多！

第六位是李曰剛先生。他看過我的全部原稿後，第一句話就是「工程浩大」。他又說：「不廢江河萬古流」。他解釋說：「我所以要引杜甫這句詩，因爲他當時受人輕蔑，故藉王楊盧駢來自喻。你現在的情形正與他相同，所以這句詩對你最合適」。他的美意使我至爲感奮。我從新加坡回國後，他排除萬難，使我重回師範大學，並開「詩經」這門課程，使我有與學生討論的機會。深情厚誼，終身不忘！

其他如楊一峯老師、張儕生老師、田培林老師以及新加坡的連士升先生都給我莫大的鼓勵，使我感激不盡。

談到出版方面，我要感謝的有三位：就是高亞偉、劉彥俊與彭誠晃先生。我一到師範大學教書就住在師大第一宿舍，與高亞偉先生的後窗相對，聲音相聞，我日夜研究詩經的情形，他知道的很清楚。從新嘉坡回來後，他就約我爲新時代撰寫關於詩經的文章，這樣引起了劉彥俊先生的注意。劉先生又從亞偉兄那裡聽到我二十年如一日的詩經研究情形，願意介紹出版。他想介紹

的就是水牛出版社。我一聽「水牛」二字十分有感：我二十年來不就像一條水牛麼？勤奮耐勞，只知耕耘，不問收穫。試問：這二十年來我吃盡辛苦爲的是什麼？名麼？人人在反對，人人在懷疑，認爲我不懂學問；利麼？收不到稿費。除過水牛精神而外沒有別的。水牛出版社肯印我這部書，高興的情形真比寫完這部稿子時還有過之。因爲從新加坡帶回這部稿子後，出版發生問題。一般書店認爲字數太多，——詩經通釋六十萬字，另有詩經研究四十萬字，合共一百萬字，且太專門，與營利的目的不合，根本不予考慮。易靜正先生很熱心地介紹到國立編譯館，滿以爲可以接受，因爲該館是在提倡學術呀！誰知館方認爲太新，怕受指責，他們印的是四平八穩而毫無問題的書，所以被拒絕了。現在有水牛精神的彭經理來印，怎不值得慶幸呢？果然應驗了梁實秋先生鼓勵我的話：「德不孤，必有鄰」！

還有我不得不感激的是內子王志敬女士。二十年來，我能以全心全意從事研究工作都是她的輔助。結婚以來，家庭經濟我從不過問，只知道把微薄的新津交給她就不管了。她爲維持這一家的生活，得不到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教書以彌補家用。我爲研究方便，不得不購買大批參考圖書，每月的購書費都在幾百幾千，也得由她來付。兩個孩子的教育，也完全由她負責。只要是她能做的事，絕不麻煩我。我每有稿子，都由她再抄一遍。不僅止抄，有時還提出意見來討論。我不同意時，爭得臉紅耳赤，而最後還是聽從她的，因爲她的常識比我豐富。詩經通釋與詩經研究

整整改了七遍而她也抄了七遍，手指生了厚胝，兩眼也因此昏花。在人們懷疑、反對、謾罵，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她沒有說過一句怨言。朋友們都好意勸我停止這種無益的工作，她從來沒有灰心，勸我停止。我請她抄，她就抄，往往能在一天之內抄出一萬多字而沒有一點錯誤。這部書所以獻給她，就由這個緣故。

至於校對方面，沈謙君徹底校了第四校，改正一些錯字並提出一些寶貴的意見。鄭明利同學校了第一校，省去我許多時間，都值得感激。

最後關於書名要略加說明。書名曾經三次更易：最初叫詩經研究，後來改爲詩經的三種觀點與三種解釋。發現作者是尹吉甫後，就又決定用詩經通釋。爲什麼稱「通釋」呢？因爲不僅將三百篇串通來解釋，而且由尹吉甫的生平貫通來解釋，所以稱爲「通釋」。從新加坡返國後，看見王靜芝先生也有一部詩經通釋。既然有人用了這個名稱，就再三考慮要改換，想來想去，沒有再比這個名稱更合適的，故仍之。民國五十一年六月我就用詩經通釋這個名稱在師大學報第七期發表我初期的研究。臨付印時，我還同劉彥俊先生、彭誠晃經理商議，要不要改個名稱。後來決定不須要，因爲名稱雖同，而內容完全殊異；既不是偷襲，也就不避同名了。

民國六十一年六月六日序於臺北。

目 錄 (上冊)

自序

第一編 平陳與宋前後詩篇

第一卷 平陳與宋時詩篇 (宣王三年)

一、擊鼓 (邶風)	一
二、清人 (鄭風)	一三
三、東門之枌 (陳風)	一八
四、椒聊 (唐風)	二
五、宛丘 (陳風)	一五
六、君子陽陽 (王風)	一七

七、東方之日（齊風）	三〇
八、東門之池（陳風）	三一
九、澤陂（陳風）	三四
十、東門之楊（陳風）	三七
十一、野有蔓草（鄭風）	四〇
十二、綢繆（唐風）	四一
十三、小星（召南）	四五
十四、出其東門（鄭風）	五〇
十五、芣苡（周南）	五二
十六、采葛（王風）	五五
十七、子衿（鄭風）	五八
十八、靜女（邶風）	六〇
十九、女曰鷄鳴（鄭風）	六三
二十、野有死麕（召南）	六八
二十一、木瓜（衛風）	七一

二十二、丘中有麻（王風）	七四
二十三、防有鵲巢（陳風）	七七
二十四、終風（邶風）	七九
二十五、晨風（秦風）	八二
二十六、風雨（鄭風）	八四
二十七、有杕之杜（唐風）	八六
二十八、株林（陳風）	八九
二十九、大車（王風）	九二
三十、河廣（衛風）	九四
三十一、東門之墠（鄭風）	九七
三十二、月出（陳風）	九九
三十三、式微（邶風）	一〇一

第二卷 平陳與宋勝利後詩篇（宣王三年）

一、定之方中（鄘風） ······ 一〇七

第三卷 平陳與宋前詩篇（宣王二年）

一、簡兮（邶風）	一一九
二、猗嗟（齊風）	一一三
三、羔羊（召南）	一一六
四、干旄（鄘風）	一二八
五、羔裘（鄭風）	三四
六、駟驥（秦風）	三八
七、大叔于田（鄭風）	四〇
八、叔于田（鄭風）	四四
九、盧令（齊風）	四五
十、淇奥（衛風）	四九
十一、鶴鳴（小雅）	五三